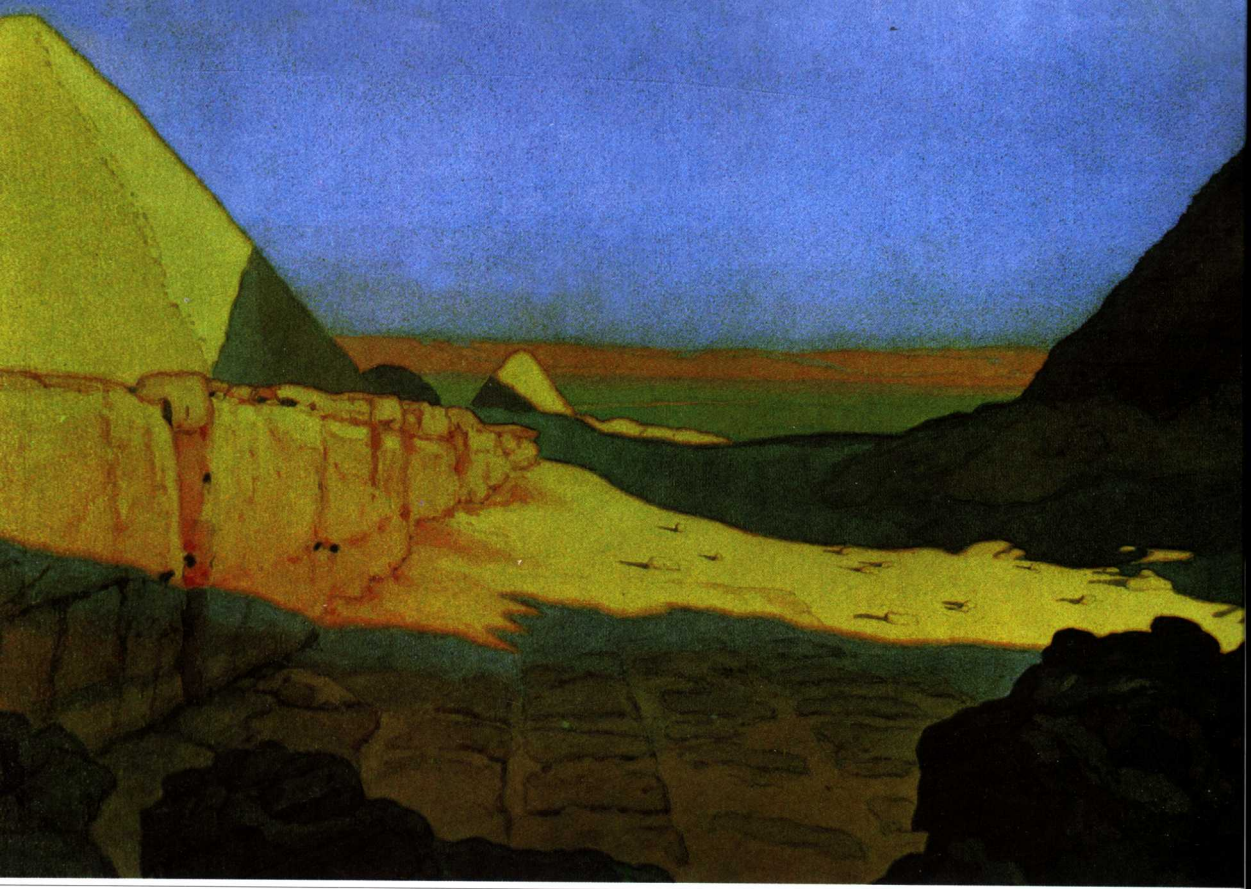




Treasure Island
Dr. Jekyll and Mr. Hyde

金银岛 化身博士

[英] 史蒂文生 著 戚咏梅 赵毅衡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金剛島 化身博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www.hkupress.edu.hk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Treasure Island
Dr. Jekyll and Mr. Hyde

金银岛 化身博士

[英] 史蒂文生 著 戚咏梅 赵毅衡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 化身博士/(英)史蒂文生著;戚咏梅,赵毅衡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2005.6重印)

ISBN 7-5402-1324-8

I. ①金… ②化… II. ①史… ②戚… ③赵…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989 号

责任编辑:杨燕君 倪新玉

金银岛 化身博士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大 32 开 5.75 印张 22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2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序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1850—1894)是英国小说家,苏格兰人,出生在爱丁堡。史蒂文生一八六七年在爱丁堡大学先攻读土木工程,不久改学法律,一八七五年成为一名律师。不过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给杂志撰稿,一八七八年他出版了游记《内河航行》,次年又出版了《驴背旅程》。一八七九年他到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在那里与奥斯本夫人结婚。尽管体弱多病,他却从未中断写作。他为各种杂志写了大量散文、小说、游记和自传等,他还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出版的小说有《新天方夜谭》(1882)、《金银岛》(1883)、《化身博士》(1886)、《绑架》(1886)、《快乐的人们》(1887)等等。一八八八年因为健康原因,史蒂文生同夫人前往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岛,一八九四年在该岛上去世。

《金银岛》是史蒂文生为他妻子的前夫之子写的少年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惊险色彩,为人们揭开了冒险者世界的一角。故事是由男孩吉姆讲述的,他参与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的财宝。机警而大胆的吉姆发现了海盗们的阴谋,海盗们打算从这次浪漫航行的组织者手里把宝物夺走。经过了无数次惊险的遭遇,勇敢的旅行者们到达了荒岛,在岛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当过海盗的人,并且在他的帮助下掘出了财宝。

这部作品以故事情节惊心动魄,高潮迭出取胜。全书故事情节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展开,并不复杂;但作者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和高潮牢牢吸引住读者。比如小说一开始描写凶悍怪异、行动诡秘的比尔·柏斯,使读者以为这个神秘人是小说主角。他打伤来客,旧病突发;见到瞎子又病发死亡。读者这时意识到他不是主角。难道是瞎子吗?读者正在疑惑时他又死于马蹄之下。那么谁是这部冒险小说的主角呢?作者用这种似明实暗,似松实紧的悬念牵引读者的注意,使他们始终关切地等着看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创造出来的复杂局面怎样揭破谜底,水落石出。

《金银岛》的故事主要从吉姆的角度展开,作者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孩子的观察视角,使整个叙述从遣词造句到说话口吻都符合孩子的语言习惯。为青少年读者描绘的这幅探奇冒险的寻宝图,既散发着浓厚的孩童情趣,又飘逸着诱人的冒险气息,使这部作品一直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化身博士》是史蒂文生另一部风格迥异的作品。这是一个幻想的故事,描写人的内心同时并存善恶两种力量。主人公杰基尔医生具有双重性格,他平日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医生,但内心却活动着种种邪恶的念头。为了摆脱自己性格上痛苦的矛盾,他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一个体现他内心另一面的活人——海德先生。杰基尔医生凭着他发明的药物能够化为这位海德先生,然后又回到自己的躯壳里。

这个变态的、引起别人生理厌恶的海德先生干下了一连串的坏事,直至杀人。越是往后,杰基尔医生越是摆脱不了自己所创造的丑恶可憎的另一个自己。绝望之下,他服毒自杀了。

史蒂文生的这部作品无疑是用高度的文学技巧写成的。它把读者从现实引入另一个天地,那里发生种种不平常的事情,但是却被解释得合情合理。史蒂文生用离奇非凡的想像境界来表现他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人类外表面貌和道德本质的对立。

编 者

目录

金银岛
化身博士
CONTENTS

001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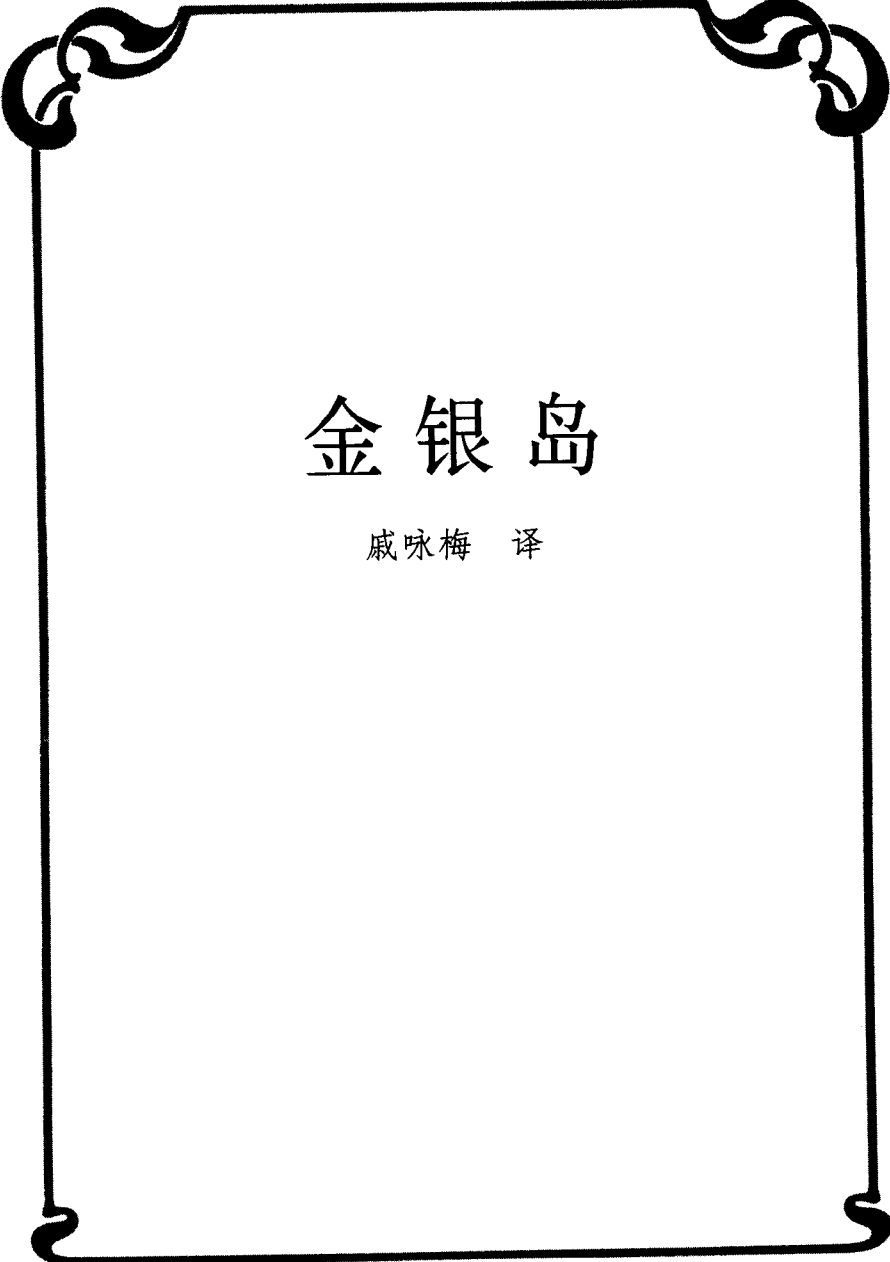
金银岛

- 003 第一章 老海盗
- 025 第二章 船上的厨子
- 047 第三章 我在岸上的惊险奇遇
- 058 第四章 寨子
- 077 第五章 我的海上历险
- 099 第六章 西弗船长

化身博士

- 129 第一章 门的故事
- 134 第二章 寻找海德先生
- 140 第三章 杰基尔博士稳坐钓鱼台
- 142 第四章 卡鲁凶杀案
- 145 第五章 信件插曲
- 148 第六章 拉尼翁医生的怪事
- 151 第七章 窗口发生的事
- 153 第八章 最后一夜
- 161 第九章 拉尼翁医生的叙述
- 166 第十章 亨利·杰基尔的自白





金 银 岛

戚咏梅 译



第一章 老海盗

一 “班波将军”客栈中的老航海

乡绅特罗尼先生、利维司医生,以及其他所有先生们都请我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金银岛寻宝历险的一切,但是不要公开该岛的地理方位,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未曾运走的宝藏。因此,在公元一七××年,我提起笔,追述我父亲经营一家叫“班波将军”客栈的日子。一位皮肤黝黑、脸上带着刀疤的老航海就是在那时候下榻在我们这家客栈的。

当时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清晰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他步履沉重地来到客店门口,身后的手推车里放着一只水手衣箱。他看上去高大健壮,身体笨重,皮肤晒成栗色,油腻腻的辫子拖在肮脏的蓝颜色的外褂上。手上布满老茧和伤疤,指甲缺损断裂,塞满污垢。一条刀疤刻在他一侧的脸颊上,白里泛青的颜色显得脏兮兮的。我还记得他吹着口哨,环顾了一下小海湾,接着便扯开嗓子唱起那首他后来不断吟唱的古老的水手歌谣:

十五个人哟,扒开死人箱——
哟一嗨一嗨,再来一瓶朗姆酒!

他的声音苍老高亢,断断续续,像是摇动绞盘时发出的声响,时而和谐,时而刺耳。他手里拿着一根拐棍似的手杖敲打我们客栈的门,一瞧见我的父亲,便嚷嚷着要来一杯朗姆酒。酒端给他以后,他像一个行家似的一面浅饮慢酌,细细品味,一面打量店门外四周的悬崖峭壁,又抬起头看看我们店的招牌。

“这海湾不错,店也开的是地方。”他总算开口说话了,“生意好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生意清淡得很,客人可惜太少了。

“哦,那样的话,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喂,伙计——”他朝那个推车的人喊道,“帮我把箱子抬进来。我得在这儿待些日子。”他接着说,“我这个人不讲究,只要有朗姆酒、熏肉和鸡蛋就行。另外,我还喜欢站在崖顶看船只出港。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好了。嘿,我明白你要的是什么,给——”他随手朝门口扔了三四块金



币，“花完了，跟我说一声。”他说话做事都斩钉截铁，俨然就像一位将军。

虽然他衣着褴褛，言语粗鲁，但是打眼一瞧，就知道他不是普通的水手，而更像是大副或船长，习惯于命令别人或动手打人。那个推车的人告诉我们，船长是昨天早上乘邮车到乔治皇家旅店的。在那里，他向人们询问沿海有哪些旅馆，听说我们家客栈的名声不错，地方又僻静，就挑中了我们家客栈。这就是我们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全部了解了。

船长生性孤僻，沉默寡言。白天，他手里握着铜质望远镜，要么徘徊于海湾，要么伫立于悬崖，向远方眺望；到了晚上，他就待在大厅一隅的壁炉旁，猛灌兑了水的朗姆酒。大多数情况下，别人跟他说话，他都是爱答不理。偶尔猛地抬起头，狠狠地盯着你瞧，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就好像雾笛似的。很快，大家都明白还是少理他为妙。

每当他散步回来，都会问是否看到有水手路过。一开始，我们还认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伴，但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是在有意躲避他们。遇到有水手在“班波将军”客栈中歇脚（你知道，总有些沿着滨海大道去布里斯托的水手在我们这儿住宿），他进大厅前便总要透过门帘向里张望一番。假如真有水手在场的话，他便噤若寒蝉，不发一声。他的这些古怪举止，至少在我看来已经不再那么神秘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参与其中了。一天，他把我拉到一旁，要我张大眼睛，时刻留神一位独腿水手，一旦此人露面，就要立即向他报告。如果我做到这一点，每个月的第一天就会得到一枚四便士的银币。可是往往每月一号当我伸手向他要我的酬劳时，他就对我鼻子出气，双眼瞪得我不敢瞧他。然而，不出一个星期，他一定会改变主意，把我的那枚银币给我，同时向我重申一番“警惕那个独腿水手”的命令。

你们不难想像，那个“独腿水手”怎样使我饱受噩梦折磨。每当雷雨交加的夜晚，呼啸的狂风摇撼着我们的房子，海浪拍击着海湾和峭壁，我就会梦见那个“独腿水手”化成无数奇形怪状和千百种狰狞的表情，他的腿一会儿是在膝盖那儿被砍掉的，一会儿又是在大腿根那儿被砍断的，一会儿他又变成了生来就只有一条腿的恶魔，那条腿长在身体的正中。最最可怕的梦魇就是看到他又蹦又跳地在一道道篱笆和一条条沟渠之间到处追赶我。总之，为了那枚硬币我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尽管我对那个“独腿水手”感到十分恐惧，但对船长本人，就远没有其他认识他的人那样感到害怕了。有些晚上，他的脑子被大量的掺水朗姆酒灌得晕晕乎乎，就会坐在那儿旁若无人地大唱他那首古老、鄙俗而又狂放的歌谣。有时，他会强迫每个人都喝上一杯，让那些战战兢兢的住客们听他讲故事或是为他伴唱。所有的住客们为了保命都加入进来，唱得一个比一个卖力，否则就会挨骂，“哟一嘴一嘴，再来一瓶朗姆酒！”的歌声差点儿把房顶掀掉。发酒疯时，他真是世上少有的恶霸，他会猛敲桌子呵斥大伙安静，有人胆敢向他提问，他就怒不可遏，暴跳如雷；要是没人向他提问，他就嚷嚷说大家没听他说故事。他不醉得昏昏沉沉、打着趔趄回房睡觉，就不让大伙离开。

其实，最让大伙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恐怖故事。故事的内容都是关于绞刑、蒙

眼走舢板^①、海上风暴、托图加斯珊瑚岛、西班牙海盗的恶行以及他们的秘密巢穴。根据他的自述,他和天底下最穷凶极恶的海盗们厮混了一辈子。他讲故事所用的语言和故事中的罪恶行径一样让我们这些乡下老实人惊骇不已。我父亲总是说,这店要关门了,因为客人们每天被他欺压恐吓,战战兢兢地上床睡觉,都不愿再住在这儿了。但我却认为他的存在对我们有好处。客人们虽然当时被吓得魂飞魄散,但过后一想,却觉得蛮有意思。在平淡的乡村生活里,这种刺激实在不可多得。甚至还有一群年轻人表面上十分钦佩他,管他叫“真正的老航海”、“无所不知的海洋通”,还说什么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才使得英国能够称霸海洋。

只是有一点他着实害苦了我们。他不是一住几个星期,而是成年累月地住下去。尽管他给的那几个钱早就花完了,但父亲却总也鼓不起勇气向他索要更多的房钱。只要一提到“钱”字,船长就开始鼻子呼呼出气,声音响得像是在咆哮。他目光如炬,凶神恶煞般地瞪着我可怜的父亲,一直把他吓出门去。我曾经亲眼看到父亲在受到这样无礼的拒绝后绞着自己的双手,我敢说这种敢怒而不敢言的郁闷心情加速了他不幸的早亡。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里,老船长除了从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从未添置过什么衣服。他帽子的一端松动了,耷拉下来,他就任凭它挂在那里摇摇摆摆,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实在不方便。我还记得他的那件破烂不堪的外衣,他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对它缝缝补补,补到后来就只剩下补丁打补丁了。他从不写信,也从没收到过信件。他从不与人交谈,除非朗姆酒灌多了,他才会和住在客栈里的左邻右舍搭讪。我们谁也没有看见他打开过那只神秘的水手衣箱。

他只有一次被人顶撞过。那是在我父亲临终前,父亲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利维司医生在一个下午,接近傍晚时分,前来探望他的病人。利维司医生刚刚用过一点我母亲张罗的晚餐,走进大厅里一面吸烟斗,一面等人牵来他寄放在村里的马。那时“班波将军”客栈里还没有马厩,所以马都寄存在村子里。我跟着医生走进大厅,他们两个人的鲜明对比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方面,利维司医生衣冠楚楚,容光焕发,头发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举止文雅得体。而另一方面,却是乡下人的缺乏教养的浮躁,再加上我们那位又邋遢又臃肿,常常装神弄鬼吓唬人的海盗船长。他坐在那里,双手放在桌子上,显然已经灌饱了黄汤。突然,这位海盗船长扯起嗓子,开始嚎叫那首老掉牙的歌谣:

十五个人哟,扒开死人箱——
哟一啣一啣,再来一瓶朗姆酒!
喝吧,剩下的让魔鬼去料理——
哟一啣一啣,再来一瓶朗姆酒!

起初,我曾认为“死人箱”就是那只放在前楼他自己房子里面的那只箱子。这

^① 蒙眼走舢板是海盗用来惩罚俘虏的一种残酷的方法,犯人随时都可能落入大海。



种猜测和那个“独脚水手”的形象交织在一起,时时出现在我的噩梦中。此时此刻,我们这些人早就对这首歌习以为常,但利维司医生可是平生头一回听到。我察觉到他不以为然,因为他抬起头来,愤怒地瞧了船长一会儿,才又继续和我们的园丁泰勒谈关节炎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就在这时,船长却越唱越上瘾,最后用他的巴掌猛敲他前面的桌子,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要我们大家安静。大厅里突然间鸦雀无声。只有利维司医生依旧在吐字清晰、和蔼可亲地说着话,每说几个字就悠然地吸一口烟。船长狠狠地瞪了他一会儿,猛地敲了一下桌子,变本加厉更加凶狠地瞪着眼瞧着医生。最后,这个恶棍用下流的语调说:“喂,站在那儿的,闭嘴!”

“先生,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医生回答道。那个无赖说正是,接着又迸出了一句下流话。“先生,我对你只有一句话要说,”医生回答道,“假如你还像现在这样子继续喝下去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混蛋了。”

好家伙,船长一下子火冒三丈。他跳将起来,操起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叠刀,打开后握在手里,威胁着要用飞刀把医生钉到墙上去。

医生还是纹丝不动。他背对着船长,扭过头仍然用他平和的语调,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听清他所说的话,他提高了嗓门,语气坚定地说道:

“如果你不马上把刀放回口袋,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下次巡回审判时一定把你送上绞刑架。”

接着,两个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目光战。但是很快,船长就败下阵来,他收起武器,坐回他原来的老位子上,嘴巴里嘟嘟囔囔,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有你这么一个人,我就会时时刻刻监视着你,因为我不仅是医生还是地方的治安官。假如有半句抱怨传到我的耳朵里,哪怕是像今晚发生的这种不友善的行为,我都会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把你抓起来赶出我的辖区。我说话算话。”

不一会儿,马牵来了,利维司医生骑上马,扬长而去。而船长,那天晚上十分安静,并且一连安静了好些个晚上。

二 黑狗的出现和消失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连串古怪事件中的第一件。这些古怪事件最终让我们摆脱了船长,不过并没有摆脱他给我们带来的麻烦。那年冬天异常寒冷,北风刺骨,霜雾弥久不散。眼瞅着我父亲挨不到春暖花开的日子了。他每天都卧床不起,我母亲和我两个人只得亲自打点客栈里里外外的一切。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几乎忘了再去关注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

那是个一月的清晨,时间非常早。寒风凛冽,海湾上覆盖着一片灰蒙蒙的霜雪,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巉岩。太阳刚刚爬上低矮的山顶,远方的海面泛起一片金色的光彩。船长起得比平时早,出门沿着海岸散步。一把弯刀挂在他破旧不堪的蓝大褂肥大的衣裾下面,荡来荡去;铜质望远镜夹在他胳膊肘里;帽子歪戴着。

我记得他一路走过,呼出的热气像一股烟似的跟着他。当他转过那块巨大的山岩时传来一声愤怒的诅咒,好像对利维司医生那天晚上对他的抢白仍旧耿耿于怀似的。

母亲在楼上陪着父亲,我摆好桌子等船长回来吃早饭。这时,大厅的门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左手少了两根手指。虽然他也佩着弯刀,但怎么看都不像个爱斗狠的人。我总是留神有没有一条腿或两条腿的水手经过。这个水手样子不像水手,身上却带着水手味,让我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问他想来点什么,他说要朗姆酒。但就在我要离开房间去拿酒时,他却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招手让我过去。我拿着餐巾站在原地没动。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靠近些。”

我往前挪了一步。

“这桌子上的早餐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吗?”他也斜着眼睛问。

我老实回答说我不认识他提到的那个人,桌上的早餐是为一位名叫船长的客人准备的。

“这关系不大,”他回答道,“我的朋友比尔完全有可能称自己为船长。他脸上有一条伤疤,行为古怪有趣得很,喝醉之后尤其如此。他就是那副德行。为了让你相信,我还可以说得更加详细些——那就是,我这位船长朋友的刀疤在他的右边的脸颊上。瞧!我什么都对你说了。那么,我的朋友比尔是住在这儿吧?”

我告诉他他出门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打哪条路走的?”

我指着那块巨大的山岩,告诉他说船长可能多长时间会回来,还回答了他提的几个问题。“啊,待会儿他见了我准高兴得像见了酒似的。”他说道。

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看他脸上可一点儿也没有高兴的表情。即便他说的是真话,他的估计也有可能是错的,因为那两个人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但我想这不关我的事,而且我也的确不知该做些什么。那个陌生人在客栈门外踱来踱去,窥视着屋角转弯的地方,像是一只老猫等待着耗子出现似的。一次我跨出店门走到大路上,他马上把我叫住。大概是嫌我动作不够快,他白净的脸旋即露出凶相,恶狠狠地命令我赶快进去,还骂了句脏话,我听了差点跳起来。我一走回来,他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半哄半讽地拍着我的肩,夸我是个好孩子,说我挺投他的缘。“我也有个儿子,”他说,“他可是我的心头肉,你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但男孩子们首先要遵守纪律,好孩子,纪律你懂吗?假如你和比尔一起航海,他决不会一个命令下两回——那不是比尔的风格,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如此。瞧,那不是比尔吗,拿着他那只海盜望远镜,愿上帝保佑这个老伙计。孩子,我们进去吧,躲在门后给他个惊喜——让我为他再祈求一遍,愿上帝保佑这老伙计。”

说着,他揽着我进了客栈,我们躲在角落里,我站在他的身后,这样一来,即使大厅的门敞开着,外面也看不见我们了。可想而知,我有多么紧张。看到陌生人也露出恐慌的神情,让我更加地感到紧张不安。他一手握住刀鞘,一手好像要将刀拔出的样子。他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地咽口水,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他的喉咙里

似的。

船长总算走了进来，“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也不往左右瞧一瞧，就笔直地穿过大厅走到他的早餐桌旁。

“比尔，”陌生人打着招呼，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大胆、高亢。

船长蓦地转过身来正对着我俩。他脸上的血色倏地不见了，就连鼻子都青了。他看上去就像遇到了鬼或是其他什么恶魔。他一瞬间变得那么苍老，那么虚弱，我不禁同情起他来。

“嘿，比尔，你认识我的；你肯定还记得我这个船上的老朋友吧。”陌生人说道。

船长倒抽了一口冷气。

“黑狗！”船长叫了起来。

“除了我，还会是谁呢？”另一个回答道，神态愈加自如起来，“正是当年的黑狗前来探望住在‘班波将军’客棧里的老朋友比尔。嘿，比尔老兄，自从我断了两根手指以后，我们彼此经历的事儿可不少。”陌生人举着他那只残废的手，说道。

“既然你找到了我，”船长说，“我也无话可说，你想干什么，直说吧。”

“真不愧是比尔老兄，”黑狗应声答道，“你猜对了。比尔，为何不让这个挺讨人喜欢的小家伙给我们拿杯朗姆酒，我们不妨像两个老朋友似的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当我拿酒回来的时候，他们早就一头一个坐在船长的早餐桌旁——黑狗侧着身子，靠近门口坐着，我猜测那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观察船长，另一方面便于夺路而逃。

他挥手让我离开，要我走之前把门打开。“孩子，免得你透过钥匙孔偷看。”他说。我把他们俩留在大厅里，自己走进了酒吧。

我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他们争论些什么，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低沉的咒骂声，我什么也没听到。后来，他们的嗓门越来越响，我才能听到只言片语，多半都是船长的诅咒。

“不行，绝对不行，一切到此为止！”他大声喊道，“如果出事的话，大家都完蛋，谁都别想有个好结果。”

后来，突然爆发出可怕的争吵声和其他声响——桌子、椅子倒地的声音；继而是刀剑的撞击声，接着是有人痛苦的号叫声。转眼之间，我看见黑狗拖着血流如注的受伤的左肩，箭一般地逃出门外，船长气急败坏地在后面紧追不放，两人手里都握着弯刀。就在他逃到门槛附近的时候，船长给了他最后的狠狠的一击。这一刀，要不是被“班波将军”客棧的招牌挡住，毫无疑问会把黑狗的脊椎骨砍断。时至今日，你仍然能够看见招牌下方的那条凹痕。

那最后的一击总算结束了这场恶战。黑狗夺门而出，奔上大路，也顾不得正在流血的伤口，一溜烟地跑过山谷，半分钟之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船长怅然若失地站在原地瞪着那块招牌。他揉了揉眼睛，确信无法追上黑狗了，这才转身回来。

“你没受伤吧？”我喊道。

“给我朗姆酒，”他回答说，“我马上就走。快给我朗姆酒！要快！”

我一路飞奔着去取酒。战场一片狼藉,我不免磕磕碰碰,结果打碎了一只杯子,头也撞到了酒桶的龙头上。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大厅里有什么东西“轰”地倒在了地上。我跑回来一看,发现船长直挺挺地跌倒在地上。这时候,被吵闹声、格斗声惊动的母亲从楼上跑了下来。我们扶起船长的头,他十分痛苦地喘息着,眼睛紧闭,脸色铁青。

“老天爷,”母亲叫道,“这是怎么了!你可怜的父亲又病着,什么忙也帮不上!”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船长,只知道他在混战中受了致命伤。我端过朗姆酒,试图把它灌进他的喉咙;但他牙关紧咬,下巴绷得像铁块一样紧。

这时候,门开了,利维司医生走了进来,他是前来探望我生病的父亲的。我们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哦,医生,”我们问,“我们该拿他怎么办?他到底伤在哪儿了?”

“受伤?他什么伤也没有!”医生说,“他和你我一样完好无损。这老伙计是中风了,我早就警告过他。郝克斯太太,现在你马上上楼去看望一下你丈夫,如果能瞒得住的话,什么也别对他说。而我留在这儿,尽我所能看看能不能救这个毫无价值的人一命。吉姆,给我拿个脸盆过来。”

我拿脸盆回来的时候,医生已经卷起船长的袖子,露出他肌肉结实的粗大膀子。胳膊上还有几处文身,“好运长伴”、“一路顺风”、“比尔·柏斯心想事成”这几行字清晰地纹在他的前臂上。靠近肩膀还纹着一副绞刑架,上面吊着一个人。文身技术精湛,栩栩如生。

“他倒是有先见之明。”医生指着那个绞刑架说,“好吧,比尔·柏斯长官,我想这该是你的大名,我现在得瞧瞧你的血是什么颜色。”医生不无讽刺地说,“吉姆,你害怕见到血吗?”

“一点也不。”我回答道。

“那行,”他说,“你端紧脸盆。”说着,他用放血用的薄片小刀割开了船长的一条静脉。

大股的血喷涌而出,船长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四下张望。他先是认出了医生,明显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他瞥见了,才似乎放下心来。突然,他神色不对,挣扎着要站起来,喊道:

“黑狗人呢?”

“这儿没有什么黑狗。”医生打断他说,“除了你后背上的那一条^①。你一直酗酒成瘾,所以你中风了,和我警告过你的一模一样。刚才,我违心地把 you 从阎王那里拽了回来。柏斯先生——”

“我不叫什么柏斯!”船长打断医生。

“我才懒得管你的尊姓大名是什么。”医生回答说,“柏斯是我认识的一个海盗的名字;我这么称呼你只是图个方便。现在你听我说:喝一杯朗姆酒不会让你送

^① “背上有黑狗”是句俗语,意思是“闷闷不乐”、“愁眉不展”。



命，但是你要是喝了一杯，就会忍不住再喝第二杯，第三杯，这样一来，我敢拿脑袋打赌，你马上就玩得玩完——明白了吗？——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去你该去的地方。现在，加把劲，我扶你上床休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我们俩好不容易架着他把他送到楼上，让他躺下，他的脑袋颓然靠在枕头上，像是失去知觉似的。

“我再提醒你一次，”医生说，“免得我事后良心不安——再喝朗姆酒，你就死定了。”

说完这些，他就转身拉着我去看望我的父亲。

“不用担心，”医生将身后的门一关，就对我说，“我给他放了不少血，足以让他安静下来，在床上躺上个把星期——休息对他有好处；要是再中一次风，他就彻底没救了。”

三 黑券

中午时分，我到船长房间给他送一些清凉饮料和药片。他躺在床上的姿势没有改变过，只是身子略微抬高了一些。他看起来既虚弱又亢奋。

“吉姆，”他说，“你是在这里惟一值得我另眼相看的人。你也知道我待你不薄。我每个月都给你一枚四便士的银币，从来没有间断过。朋友，你看我现在可怜兮兮的，一个人孤零零地没人理睬。哦，我的好吉姆，我只要一小杯朗姆酒，你去帮我拿来，好吗？”

“医生说过——”我开口说道。

“医生都是一群婆婆妈妈的东西。”他破口骂起医生来，声音虚弱，但我听出他很气愤。他接着说：“特别是那个该死的医生，他对水手的生活了解什么？在大海上混就像在刀尖火海里滚，水手们得了黄热病，就只有成批地死去；船在大海上颠簸起伏，时时刻刻像闹地震——医生对船上的生活懂个屁——我实话告诉你，朗姆酒就是我的命。它对我而言，既是水又是肉；既是朋友又是老婆。假如我现在喝不上一口酒的话，我就成了沙滩上搁浅的一艘破船，我变成鬼也要找你和那个混蛋医生算账。”他又吐出一连串的诅咒。“瞧，吉姆，我的手指在打颤，”他用一种可怜的、央求我的口吻说，“它们抖个不停，我没法控制它们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倒霉的一天，我滴酒未沾。我告诉你，那个医生是个十足的笨蛋。吉姆，如果再不让我喝口朗姆酒，我就会发疯；我已经快发疯了，我看见角落里有许多妖魔鬼怪，它们就站在你身后，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是个坏脾气的粗汉，假如我发起疯来，会把这儿搅个天翻地覆。就是那该死的医生他自己也说过，一杯酒要不了我的命。好吉姆，我用一个金畿尼跟你换一小杯酒。”

他越来越冲动，这吓坏了我，因为我父亲那天身体十分虚弱，急需安心静养；而且，刚刚船长提到的关于医生曾说过的“一杯酒不妨”的话也多多少少让我安心。只是，他打算用一块金畿尼来贿赂我，让我觉得十分不快。

“我不要你的钱，”我说道，“你把欠我父亲的钱付给我们就行。我给你拿一杯